

财经评论 13048： 2013 年 9 月 23 日

陈博

goodbobchen@uchicago.edu

## 天时、地利、人和 ——美国军事介入叙利亚的考量

自奥巴马表示将采取军事手段干涉叙利亚局势之后，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各方迅速投入紧张的磋商之中，也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广泛辩论。正当人们认为军事行动一触即发时，形势却越加扑朔迷离。奥表态两周之后，无论是国际舞台上的角力还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对抗都使得武力干涉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然而，战争行动打与不打归根结底离不开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孙臆兵法·月战》曾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即使一个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不能忽视这三点的重要性。因此，美国是否会对叙利亚动武不妨从这三点进行分析。

在笔者看来，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来看，对叙利亚动武在天时上有利，在地利上欠佳，而在人和上可以说是阻力重重。

**美国对叙利亚动武微有天时之利。**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对中东地区局势影响深远。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后，已经有四个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更换政权，分别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摩洛哥、约旦、阿曼等国也受到波及，导致政府更替。正当人们觉得叙利亚即将成为下一张多米诺骨牌时，叙利亚政府凭借着过硬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决心守卫住了政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之前中东多国政权更迭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自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也多有政府阵营的重要人物叛变。

邻国政权更迭带来的溢出效应是有史证，有理论支持的。东欧剧变即是一例，

当时的变革浪潮波及 8 个以上的国家。美国政治经济学者第默尔·库兰曾在他对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指出，即使心有怨言，一国国民也往往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需要看到一部分人先开始反抗才会加入，而且每个人的心理阈值有高低不同。然而一旦受到反常事件触发，部分阈值较低的人群倒戈并给予了其他人反抗的信心后，大量人群常常会紧跟步伐，从而滚雪球般扩大。阿拉伯世界的一连串政权变更正是由最早的少数事件触发并发酵放大的。这股惯性为叙利亚的乱局带来了内部动因，也使得美国的介入能够顺势而为。

更重要的是，此前利比亚的军事介入卓有成效，卡扎菲政权在西方的武力干涉下垮台并没有给介入国带来过高的成本。利比亚战后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石油生产都恢复较快，成为了一个“正面榜样”。这样的惯性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介入带来天时之利。

目前，大多数的批评者认为美国在天时上有两点不利——第一，恰逢国内财政僵局和债务上限，政府可能面临停摆，财政开支需要紧缩。第二，美国正致力于重返亚洲战略，目前无暇顾及中东。这二者是否真的会破坏美国介入的天时？

可以说，影响是有，但较为有限。美国的财政紧缩并不影响有限度的军事干预。而且紧急军事开支并不属于强制开支缩减的范围。根据各方估计，叙利亚空中打击的有限介入花销大约在 5 亿美元以内，而 2014 年国防部预算已经超过了 6000 亿美元，仅为九牛一毛。同样的，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和中东利益并不矛盾。中东地区依然是美国的海外战略重心。

在地利方面，美国明显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地利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可以反映在地缘政治上。叙利亚的盟友俄罗斯是美国介入的主要阻力之一。叙俄关系一向较为亲近，不仅有较多经济来往，也有武器方面的交易。在美军基地的合围之下，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口是俄罗斯设在除独联体国家外的唯一军事基地，也是在地中海的唯一立足点，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利比亚这一盟友，并且看到了软弱的亲美政府和不受控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崛起这一最不合己意的组合。也因此，俄罗斯不愿意放弃巴沙尔政权，并派遣战舰进入地中海做出姿态。

更重要的是美国出兵的借口并不牢靠，给予俄罗斯以道义上的支撑。化学武

器是谁投放的尚未明朗，而俄罗斯今年早些时间甚至还提交过报告，指出反对派可能涉及化武使用。普京更史无前例地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直接和美国民众对话，含蓄中带着犀利地批评美国，并提出必须在联合国的外交框架下解决问题。而美俄最终的磋商结果也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二者达成了叙政府的化武销毁协议，从而避免对叙的直接打击。

同样的，与叙利亚唇亡齿寒的黎巴嫩乃至伊朗对局势更加敏感，因此也更加坚定地协助叙当局维持政权。长期以来，美国极为擅长“远程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意即通过培养敌对的邻国对某地区的强国形成制衡。此前美国通过直接军事占领对中东等国形成令人窒息的压力，如今大量撤军后，伊朗等国不会放弃机会，自然会决心抵制美国的地区代理势力，反抗美国离岸制衡的策略。

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之中叙利亚的盟友态度更加坚决，而美国的盟友则不够给力。和美国关系紧密的西方盟国或被议院否决动武，或保持沉默。中东地区内，以色列和叙利亚保持着有限和平，并担忧地区动乱威胁自身，因此对改变现状热情有限。主要推动打击叙利亚的是沙特等抗拒亲伊朗政权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更多是给予经济支持，他们的影响力需要通过军事代言人体现。因此，从双方的决心对比和地缘关系来看，在地利上美国并不占优。

**而战争最终是人的对决，是人意志的较量。而此次叙利亚事件中美国最大的弱点也恰恰是人和。而缺乏人和的体现正来自于美国的内部。**

根据《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国会的调查，截至9月中旬，在叙利亚问题上已经表示态度的众议员中，反对动武和支持动武的比例是263:25；同样的，在参议员之中反对者和支持者比例为43:23，反对者占绝大多数。反对者中共和党占比较大，这和共和党希望在各个议题上给民主党造成压力有关。但不少民主党也站在了总统的对立面上，意涵深远。此外，六成美国民众也表示反对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如果国会僵持之下否决了奥巴马的动议，他可以将不参战的责任归于阻挠的反对者。但如果国会是大比例的反对他的动议，那无疑显示了对奥巴马强烈的不信任。按照原计划强行表决，他很有可能遭到滑铁卢般的败局，成为他政治信誉的重大损失。

因此奥巴马的动武决定即可谓略显仓促。美国媒体就曾经报道奥巴马的决定

让他部分外交团队成员大吃一惊。而随后克里提出的化武销毁言论更给予了对方面口实，让叙俄顺杆直爬。这都显示出这次白宫准备不足，缺乏内部协调和政治策略，已然失去了先机。甚至有评论家大胆推测，奥巴马此举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动因，但本来希望迎来的欢呼却变成了预料之外的强烈反对。因此，正当奥巴马处于两难之境，俄罗斯的提案反而提供了一个台阶。

美国国内的反战势力如此强烈，笔者归结起来有两点原因。第一，奥巴马本身就曾经是反战势力的代言人（当然，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美国的反战团体在他竞选之路上一直是忠实支持者，他甚至通过在外交政策上和共和党区分而赢得了不少共和党民众的拥护。而这股势力如今却成为了他打击叙利亚的强大阻力。

第二，美国各界对军事介入的前景极其不确定，众人担心美国可能陷入另外一个中东泥潭。因此不少议员批评此举后果是“不确定的”以及“毫无成果的”。

美国的军事介入有历史先例可循。在地面部队出动的案例中，伊拉克战争有着较为惨痛的教训。在早期快速击败政府正规军队后，美国却陷入了动乱和游击战的泥潭。因此美国极力避免地面介入，重蹈伊拉克的混乱。阿富汗战争是有限战争的较佳范例，主要通过特种部队和空中打击支援当地反抗军夺取全国政权。这是较为高效的方式，但仍然需要地面部队的介入，也为美国所不取。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相对有借鉴意义，但当时的介入持续了78天，而且攻击火力在整个北约的联合之下极为强大。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也有类似之处，美国采取的介入方式是设立禁飞区，并对卡扎菲的地面部队进行打击从而配合反抗军的进攻。但科索沃和利比亚战争的共同点是美国的盟军较多，合力分担了军事打击任务。利比亚介入后期美国甚至已经让出了主导权，交由北约尤其是法国进行主要的军事行动任务。在如今叙利亚的局势下各盟国要想维持当时的介入深度将十分困难。

同时，如今叙利亚反抗军的势力大多集中在北方，依靠土耳其涌入的补给开展游击战。此外就是在大马士革周边进行争夺战。但这已经成为了长期消耗战，无疑政府军已经依靠自身实力保持了坚守态势，站稳了脚跟。美国的军事介入一旦开始，人员构成庞杂的反抗军能否如愿以偿对抗政府军也存疑。

在军事行动效果不明朗的情况下，战后重建更是困难。叙利亚紧邻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都惟恐战后乱局遭到真主党势力渗透。甚至在叙利亚的反抗联盟中，都已经有两个以上的团体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这也是美国一直对给反对派提供武器心存疑虑。战后伊斯兰极端势力如果趁机扩大势力，利用叙利亚作为新的反美基地无疑将使美国得不偿失，而此时美国又缺乏财力和人员支持长期的战后重建。因此，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美国民众和政治家的厌战情绪高涨，这也是美国开战缺乏人和的主要原因。除非巴沙尔明确拒绝武器核查销毁，才可能进一步激怒美国民众。但难以想象精明的叙利亚政治家会下这一步昏招。

最后，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对卡扎菲动武获得了那么多美国民众的支持，而对叙利亚动武却应者寥寥，或许也和卡扎菲本人过于张扬，形象过于“深入人心”，统治期间过于残酷有关。而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巴沙尔总统常常西装革履，更加现代化，在形象上相对有利。不得不说，也许大众媒体的宣传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民众的决定。